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新式標點

梁任公
先生著

飲冰室全集

上海大通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四年五月十日付印



外埠

經售處



(北京) (天津) (太原) (汕頭)

世界書局 佩文齋 江東書局 文華書局 直隸書局 晉新書局 範華南印書局 德昇書局 文明書局 世界書局

(濟南) (長沙) (開封) (漢口) (廣州)

教育書局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集賢書局 龍文書局 豫文書局 大東書局 共和書局

(奉天) (杭州) (重慶) (成都) (南昌)

大東書局 章福記書局 問東書局 唯東書局 震源書局 中國書局 源記書局 慎修堂書局

標點者 校閱者 印刷者 出版者 代售處 特發行所

永康陳益 華成書局 華成書局 進上華成書局 南京大通書局 安慶大德書局

飲水室全集

平裝十厚冊定價四元
精裝二厚冊定價五元

(外埠酌加寄費)

飲冰室文集卷十九

新會 梁啓超 著

自由書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

赫胥黎實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智力而已。約翰摩禮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嘗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即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

有母之眞愛存也。母之眞愛其子也，恆願以身爲子之僕，惟其盡爲僕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權利。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爲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爲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略爲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爲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葉，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母乃二十世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慧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雷平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秘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

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俄查伋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挨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覩。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練。財政愈充溢。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

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關羽岳飛之類皆是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卽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息，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以上，鳳毛麟角，爲世所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僥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沈埋於蚩蚩蠹蠹，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

廿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疇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爲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爲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

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復見。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徵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爲佛；一切衆人，皆爲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卽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眞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雖然，此在歐洲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闢斧，以闢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以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開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

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與踊者？吾歌矣，誰與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於飲冰子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飲冰子曰：『視歐人如蛇蝎，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惟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惟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卽神明，卽蛇蝎。雖然，此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箇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爲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爲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爲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爭競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爲放任主義全盛時代；十九世紀之

下半，爲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爲干涉主義全盛時代。

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後霍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掊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而近儒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爲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之之勢。疇昔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甯犧牲百凡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仿效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出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爲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并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羣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不婚之偉人

老子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此其言殆有至理焉。頃讀某報，列舉近世不婚之偉人，如史學家之吉朋，謙謨伯格兒，哲學家之笛卡兒，巴士卡爾，斯賓挪莎，康德，霍布士，陸克盧梭，邊沁，斯賓塞，科學家之奈端，斯密亞丹，文學家之福祿特爾，格黎，政治家之維廉，鼈特，加富爾，梭馬，皆終身獨居之人也。此外尙多不能枚舉，舉其最知名者耳。文豪索士比亞，攔郎，皆有妻，而極言有妻之害，謂天才與妻，不能兩立者也。而近世大政治家，若格蘭斯頓，若俾士麥，若的士黎里，則自謂生平之成功，得於賢內助者居多云。兩者孰爲正理？吾以爲欲以不婚率天下，非可行也。而早婚與多婚二者，陋俗不除，則國民之聰明才力消阻於是者，不知幾許！有志改良羣治者，其勿以爲一私人之事而忽之！

嗜報國民

今世文明國國民，皆嗜讀報紙，如食色然，而發達最速者，莫如美國。美國當五十年前，即

西歷一千八百五十年，全國報館，僅有二百五十四種，讀報者七十五萬八千人。至今年九百一十二年，有報一萬一千二百二十六種，讀報者一千五百十萬人。五十年前，全國報館，印出報紙總數四萬萬零二千六百四十萬部；今年增至八十一萬萬零六千八百五十萬部。今年統計全國報館，平均支出費用，美銀一萬萬零九千二百四十四萬元；內主筆訪事及司理人等，共二萬七千五百餘名，支出薪俸美銀二千七百萬元；職工共九萬四千人，支出薪俸美銀五千萬餘元；其餘機器紙費雜料等，支出美銀五千萬餘元。全國報館平均收入金美銀二萬萬零二千三百萬元，收支相消，實每年贏餘總額美銀三千萬元。

據美國最近人口統計，凡七千六百五十餘萬人，以此比例，是六人中，必有一人讀報者也。中國民數五倍美國，以此比例，應有讀報人八千萬有奇，每年印出報紙總數，當在四百五十三萬萬零四千萬有奇。嗚呼！吾中國何日始能有此盛況乎？不禁慨歎！然美國五十年中，增率二十倍有奇，安知中國五十年後，其盛大不有更驚人耳目者乎？是在造時勢之英雄焉矣！以今日金值計之，美銀一元，當中國口岸通用銀二元，是美國全國報館，每年總支出數，將近四萬萬元；其總收入數，將近四萬萬零五千萬元，視今日中國國帑，出入總數，且三倍矣。嗚呼！人之度量相越，乃至如是耶？

奴隸學

偶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嗚呼！今之學英語法語者，其得毋鮮卑語之類耶？今之學普通學專門學者，其得毋彈琵琶之類耶？吾欲操此業者，一自省焉，毋爲顏之推所笑！

小慧解頤錄

孔子訟冤

有懷疑子與尊聖子二人論學。懷疑子每喜撫拾孔孟之言，不合公理者，以爲詆謬。尊聖子一糾正之。懷疑子卒莫能難也。大哉孔子！

懷疑子曰：『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語與老子所謂「法令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有何異哉？是孔子懼後世民賊之不能罔民，而教猥升木也。夫文明國者，立法之權，皆在於民，日日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而孔子顧以窒民智爲事何也？』尊聖子曰：『此子誤斷句讀也。經意本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後矣。使知之者，正使其由不可進於可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夫至尋常人而猶以爲詔，則其詔態之

不堪入目，可想矣。何怪乎後世誦法孔子者，只以爲干祿之具也？尊聖子曰：「此亦句讀之誤也。經意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詔也。』言號稱事君盡禮之人，大率以爲詔諛之具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古者君臣坐而論道，漢制猶有天子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輿，蓋君不甚尊，臣不甚卑焉。何也？君之與臣，皆受民之委託，而治事者耳。而僕僕亟拜，胡爲也？時制拜上，已嫌其過，孔子猶以爲未足，復等而下之，無乃大貶損人格耶？何怪乎人以爲詔也？』尊聖子曰：「下字當訓不恥下問之下，指國民也。孔子以爲崇拜國民禮也。今乃崇拜君上，則驕泰矣。故孔子必從國民也。今世歐美大政治家，皆拜下從下者也。故專制國媚於一人，立憲國媚於庶人，孔子示政治家以運動之方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言論思想之自由，此世界所以進文明之具也。泰西近世，異端愈多，而學界愈放大光明。今孔子乃以治異端爲害，何其不廣乎？是所謂教主之專制也。』尊聖子曰：「此語本文，極爲明白。孔子只教人，不可攻擊異端而已。而朱子不解事，乃強訓攻爲治，是朱學非孔學也。後儒或有訓已爲止者，言攻異端，則其害止，尤爲無禮。皆以小儒之識，測聖人者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當太平時代，則雍容歌舞，拖紫紵青，至亂世則避其難，潔身以自藏，袖手坐視天下之陸沈，而不思拯之。然則天之生聖人何爲哉？』尊聖子曰：『然。天下有道則見者，謂當太平之時，則彰明較著，以組織政黨也。無道則隱者，謂當朝政勢亂之時，則當堅忍慎密，組織秘密社會，以圖匡救也。蓋聖人用世之心苦矣！』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今世所稱第一等文明之國，何一不有議院？庶人之議政，天下之公理也。孔子爲此言，是永陷我國於專制地獄，使之千萬億劫而莫能救也。』尊聖子曰：『子未通古訓耳。子不讀爾雅乎？爾雅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古書多有以不字足句者，其例不可勝數。孔子此言，正謂天下有道，則庶人議耳。不顯不承，亦作不顯不承，故不議亦可作不議，不者大也，言天下有道，則庶人大開議會耳。』懷疑子無以應！懷疑子曰：『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息於諸夏之無君，曾夷狄之不若。夫君主固可以立國，民主亦何嘗不可以立國？而孔子立言，無一不惟君是賴，是使民喪其獨立自治之性質也。故孟子稱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然則使孔子而生於今日美國、法國，將終身旁皇無措矣。』尊聖子曰：『論語此文本甚明了，所謂夷狄者，卽野蠻之別號也；諸夏者，卽文明之別號也。言野蠻專制國之有君，不如文明立憲國之無君耳。』懷疑子無以

應！

俗語文體之流行，文學進化之一徵也。吾粵言語，與中原殊塗，珠江女兒所常諷之，粵謳一篇，知文者常歎爲神品尙矣。十年前有某學究，以詠諧著名者，嘗以粵語作詩二首，誦之令人絕倒，今錄以供茶前酒後一談柄焉。但非解粵語者，不知其趣。又俗字多不可書，不能如口誦之神妙也。

賦得椎秦博浪沙：得泰字五言八韻試帖一首

話說椎皇帝，如何膽咀真？果然渠好漢，怕也你強秦。幾十多斤鐵，孤單一箇人，攔腰搬過去，錯眼打唔親。野仔真行運，衰君白替身。險些都變鬼，快的去還神。兇手當堂踢，讀叶笛走也差頭到處尋。亞良真正笨，爲咁散清銀。

垓下弔古：七律一首

又高又大又嵯峨，臨死唔知重唱歌。三尺多長鋒利劍，八千靚溜後生哥。既然廩碎爭皇帝，何必頻輪殺老婆？若使烏江唔割頸，漢兵追到屎難屙。

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三人，在杭州日日酒食徵逐，惟佛印食量之大，尙過於魯智深，每次飲宴，酒殺輒爲所先盡。坡谷苦之一日相與謀曰：『我們何不瞞著這老禿樂一天呢？』乃悄悄一舟，背佛印，備小酌，以游西湖。不料佛印神通廣大，早偵知之，瞞二人之未登舟也，先登而

自匿於船板下，囑舟子勿洩焉。既而坡谷至，泛舟容與，放乎中流。時月夕也，坡謂谷曰：『老禿不在座，使人整暇，我輩何不淺斟緩酌，行一雅令，以消永夕？』谷請坡出令。坡曰：『首二句卽景，末二句以四書中有哉字者貼切之，且須叶韻。』谷沈吟一晌，曰：『浮萍撥開，游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坡擊節歎賞，旋應令曰：『浮雲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谷方欲擊節，詎佛印已搔著心癢，按捺不住，卽在艙下一面開口，一面昂頭大聲喊道：『浮板撥開，佛印出來，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遂復抹髯搖舌，據觴奪箸，風馳雲捲，頃刻之間，盤盂四大皆空！

東坡苦佛印大食！一日有饋生魚者，坡万烹而獨饗之，忽印復施施而來，坡遙見之，則倉皇匿其魚於承塵上，冀印之旋去而後食也。印已窺其狼狽狀，故絮絮不肯行。既而問坡曰：『學士之姓蘇字，作何寫法？』坡曰：『異哉！和尚甯不識？』印曰：『非也，吾見有寫禾字於左，魚字於右者，是亦蘇字乎？』坡曰：『然特俗體耳。』印曰：『又近見有寫魚字於艸頭之上者，亦可乎？』坡曰：『這却不能了。』印曰：『既是不能，拿下來同喫罷！』

有某學政，按試某縣，縣中童生，無一能成一八股文者，勉強依學額取錄三名，其第一名批語爲「放狗屁」，第二名批語爲「狗放屁」，第三名批語爲「放屁狗」。有問者曰：『同用此三字，而有一二三等之差，何也？』學政曰：『是在文法，願諸君不解耳。試一讀馬氏文通！』

當知其用，夫第一名者，是人，不過偶放一狗屁耳；第二名者，是狗也，其他種能力或尙多，不過偶放一屁耳；至第三名，則是狗也，舍放屁外，無他長技矣。請以英文文法之例演之如下：

有某甲旅於外，託其鄉人某乙，帶食物歸以給其子。乙曰：『子之子，其名維何？其狀貌如何？』甲曰：『子不必問，但歸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卽我子矣。』乙領之去。既而甲歸，詢其子曾否領物。子曰：『末也。』甲以詰諸乙。乙曰：『已給之矣。』甲曰：『我子云未也，何居？』乙曰：『君告我曰：「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卽君之子也。」吾熟察之再三，最佳者莫我子若也，既承君賜，以給之矣。』甲乃廢然而返。君子曰：『今世民族主義之盛行，彼言愛國者亦若是已耳！』嗚呼！言愛國者，亦當若是已耳！

尺素

某頓首。讀者諸君閣下，本報首事不過數月，而印刷之數，自二千增至五千；讀者之數，當自二萬增至五萬。子居海外，乃得借此文字因緣，與當世數萬賢士大夫，以精神相往來，榮幸何如！顧以覆瓿之資，承燕石之賞，良自赧耳。屢得來書，相責備以記事一門，簡陋爲病，雖微尊諭，固自知之。但僻在三島，涉海以求中原文獻，動費旬日，求得而齎之以東，又費旬日，著錄印布，反哺厥母，又費旬日，則甯止六日，蒲十日，菊而已。爲地限爲時限，記者復見聞固陋，材力薄弱，實無術以答盛意。雖然，報館第一責任，在報新聞，固未敢全放棄此義務。今後每日有所聞，